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前盜賊也溪行盡日無村塢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安居也江風蕭蕭雲拂地戰國策風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時欲歸吳楚也秋花錦石誰復數誰一作能數所具切計也此詩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計急遽不暇數之矣別家三月一得書公以九月自梓往閬至十月而復歸梓隔三月也避地何時免愁苦論語賢者避世

光祿坂行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甫將之吳楚也西望千山萬山赤萬山一作萬水謂返照也樹枝有鳥亂鳴時鳴一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鳥晚棲枝尚亂鳴而求其類歸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illegible]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

射射食亦功白日賊多身翻是長弓子弟也安得更似開元中中一作年鄭玄箋傳云今音開元初上厉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賚糧道路即今多擁隔按崔寧傳寧嬾初蜀亂山賊塞路道路不通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章彝時大閱東川甫以此詩諷其多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東川梓州路也節度指章彝大閱東川也校獵亦似觀成功古者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校獵謂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田獵以寓武之意故云觀成功也顏師古漢書音義又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記云天子不合圍湯云三面網示不盡殺今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辛練習也禽獸已斃十七八斃毗祭切頓仆也殺聲落日迴蒼穹蒼謂天以仁為主而為之變其色蓋傷殺氣之盛也西京賦僵禽斃獸爛若磧礫白日未及移晷已彌其十七八暮前生致九青兕爾雅釋獸兕似牛郭璞注一角青色重千斤馲駝㠑峞垂玄熊馲他各切駝徒何切馲駝有肉鞍行百里負千斤㠑落猥切峞五毀切㠑峞高貌暮前謂幕帳前以能馲負載也東西南北百里

閈楊雄校獵賦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長蕤騈蹴蹈寒山空六臠切上蹈也言禽獸爲之殤盡也南都賦𢶍挑陷石蹴蹈咸陽有鳥名鸊鵜鸊鵜能言鳥也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左氏傳臧僖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鸊鵜賦侍硒不躰之腥臊亦何勞於俎鼎胡爲見羈虞羅中傳曰骨革齒毛不登鼎俎足爲器用者不備鸊鵜鳥之不微若飛不能逐雀草其肉味不足供祭祀賓客之用今亦見繫矣羅不幾於尽殺乎前綱疹深麼焉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横羅以羈束春蒐冬狩侯得同侯王荊公作侯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也勉章彝行田獵之禮不當合圍尽殺非君子愛物之道也使君五馬一馬驄使君五馬指章彝入爲太守一馬驄謂其隸侍御史也五馬者軍禮也劉氏河洛記隋開皇元年坐車綬珮武戒移稱五馬珂具勿用晉王㢤曰軍國異容坐車綬珮國容習五馬不侈具軍容然則五馬軍禮也按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相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右秩中二千石如昔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四馬附以一馬蓋天子有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如古陌上羅敷行使君自南來五馬立踟躕是也况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老翁甫自謂也十年厭見旌

旗紅時廣德二年也若此篇作于是年之冬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轡擒

西戎謂吐蕃也草中狐兎盡何益張衡羽獵賦馬蹀麋鹿輪躪狐兎天子不在

咸陽宮廣德元年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陜又二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甫有厭亂之意今觀章使君士卒大閱整肅若此何不回轡擒捕吐蕃迎天子還咸陽宮以立大功宗社之幸胡爲多殺狐兎果何益哉朝廷

雖無幽王禍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得不哀痛塵再蒙時朝廷出幸雖不至如幽王爲犬戎攻于驪山然玄宗以祿山之禍已蒙塵而幸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故蒙塵而幸陝暴露于外此亦臣子之所宜痛心也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時代宗在陜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甫感激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魏武曹公操也名畫記霸魏曹髦之後髦東海恭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位畫入中品於今爲庶爲清門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也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

猶一作皆王作今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何北吳孫權據荆楚劉備據蜀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以畫馳名唐世也

學書初學衛夫人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但

恨無過王右軍无晉作未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嘗爲老姥書竹扇因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人競買之

丹青不知老將至曹霸學書於李夫人字法不減羲之之妙又善丹青苦志好之至老不衰也論語不知老之將至

富貴於我如浮雲謂曹霸意工於書畫而不喜仕宦也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見音現承恩數上南薰殿數色角切屢也又如字

凌煙功臣少顏色謂畫像久而顏色謝也按唐正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爲序將軍下筆

開生面謂曹將軍重爲之畫而面如生也良相頭上進賢冠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

猛將腰間大羽箭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比日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鄂公

毛髮動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英姿颯爽猶酣戰猶一作來觀其圖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

先帝天馬玉花驄天或作御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雖鍼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駿逸无比嘗命畫工圖寫今好事者猶列之於素

畫工如山皃不同皃莫

狀不相同。是日牽來赤墀下（時在赤墀之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迥一作夐。閶闔者天子之門也）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古樂府詩滿幕圖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謂曹將軍之畫玉花不得其真也）榻上庭前屹相向（屹魚乞切）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皆嘆畫之精也惆悵者言至尊含笑太僕圉人惆悵甫之意深也）弟子韓幹早入室（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攻鞍馬玄宗好養馬御厩中四十萬後命韓幹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言幹學畫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室也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善一作妙）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謂識之者寡矣）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范蠡傳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終日坎壈纏其身（壈音頷盧敢切楚詞惟鬱鬱獨

忍愛妻兮恚坎壈而不遑王逸注坎壈不遇皃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壈懷百憂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桃竹謂桃枝竹也出巴渝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 心一作上 蒼波噴浸尺度足 謂竹根爲水所浸常盈尺也 斬根削皮如紫玉 江妃水仙惜不得 言桃竹多爲人所取也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濱逢交甫解其珮与之江賦水夷倚浪以微眄注水夷水仙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 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爲梓州刺史兼攝東川節度故也 滿堂賓客皆歎息 陳遵傳每大飲賓客滿堂 憐我老病贈兩莖 出入爪甲鏗有聲 老夫復欲東南征 甫思歸故鄉欲之吳楚也 乘濤鼓枻白帝城 枻一作楫枻餘制切楫也公孫述居臨邛更始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更魚腹縣曰白帝城 路幽必爲鬼神奪 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逝遷泝沅湘上衡山見宝物人所難守畏神必侵欺之要峽最爲荒遠之邦故恐爲鬼神奪也 拔劍或與蛟龍爭 拔一作杖 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 葛洪神仙傳費長房与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与之曰騎此當還家以投葛陂中長房騎之忽然如眠已到家如其言顧視之乃化爲青龍也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張華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岳陽郡圖志洞庭堯女居之湘君所遊是曰君山謝靈運詩滅迹入靈峰噫風塵澒洞兮澒胡孔切字或作鴻豺虎咬人咬古肴切喻盗賊之害人也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草堂在成都浣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寢空居其中杜負外居處適近嘗來遊焉甫居成都營草堂以自遣遇楊子琳之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誕狂也晉阮籍放誕不拘小節難欲逃自然自然道也老子二章道法自然嗜酒愛風竹風一作脩卜居必林泉必亦作此遭亂到蜀江謂避祿山之亂也臥痾遣所便遣一作遺痾疾也甫有渴疾也便讀平声宴靜也謝靈運詩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誅茅初一畝謂斬茅草以肇基始於百步也屈原卜居篇誅鉏草茅以力耕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地

廣方連延方一作必經營上元始始一作初斷手寶應年公以乾元元年
十二月末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敢謀土木麗
堂名以草者取其草創豈求華麗乎自覺面勢堅考工記審曲面勢臺亭隨高下謂隨
地勢之高下而建其臺也敞豁當清川謂目前敞豁俯瞰浣花溪也雖有會心侶雖一
作惟數能同釣船數所角切題注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
無定窟黃鵠摩蒼天鵠或作鶴甫既創草堂未獲以居奈何干戈忽起是以迁徙不常如蛟龍之无
定窟黃鵠之摩於霄漢高飛遠引以避亂也古來達士志達士一作賢寧受外物牽
古來達道之士不牽於外物如陳文子有馬十乘遭崔子之亂尚且棄而違之至於他邦而況甫敢安於草堂而不去乎顧惟
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
無固必論語毋固毋必幽貞愧雙全易歸妹卦幽人之貞甫用之去草堂也豈能沉哉先物早識悔吝
之迷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陷于賊負所謂幽貞雙全也尚念四小松按集有四松詩蔓草易拘
纏易一作已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甫以四小松為念假其有剛姿勁節而為蔓草

所哉不復遂其生長之性故也或謂鄭英又之見殺四子遇害甫託意四小松以傷之也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游

山寺根石壁根一作限諸龕遍崔嵬龕古含字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又傳燈錄安磨是六衆所郎波羅提法中龍象壽龍象乃鱗毛類中最長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者曰龍象非佛像也又中含經沙門等彼是龍象王簡棲頭陀寺碑曰正法既殁象教陵遲又曰馬鳴幽讚龍虛求經曰有比丘名龍象猶佛象也雜俎云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令荆地象黑色兩牙江猪也足令信者哀此寺經兵火焚爇唯存古殿如闕佛之悲泣足令擅信所哀憫也使君騎紫馬使君指章彝也捧擁從西來彝時為梓州刺史兼權節度領甬來游也樹羽靜千里樹羽植旗也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左氏傳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破醜弊謂之藍縷又以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襤褸告訴棟梁摧公爲領賓從一作顧賓從一作頭賓從咄嗟檀施開晉書石崇豆粥咄嗟而辦子謂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之語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盖拒物之声乃嘆声也按王簡棲頭陀寺碑曰行不

捨之檀施合羣有佛經曰是菩薩一切悉捨心无貪著名檀大乘經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陀那鉢底此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出鉢底留那故也又佛書有信施檀越

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云貝多出摩伽陀西国土用以寫經甚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多三者部闍婆力叉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婆力叉多是梵語貝多漢翻為葉婆力叉漢翻為樹多羅樹即婆力叉貝多之一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雜俎又云菩提樹一名思惟樹出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莖經冬不凋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又云多羅樹西域樹名如椶闍樹也或曰西天有多羅樹遮蔽須眉山也

却荷蓮華臺諸佛步生蓮華

諸天以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章使君能推檀施之心以慈憫釋氏若以此道撫恤士卒豈非周濟之才乎

窮子失淨處窮子甫自稱甫謂已之処心不能以清淨持守每為詩酒所汚也法華經譬如有人言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中止一城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一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亦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

高人憂禍胎高人指山僧福有基禍有胎山僧以禍福為憂則修行務作福田也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廻思量入道苦（入一作大）自哂同嬰孩（廻動也哂笑也謂僧家入道刻苦歲暮時候風捲荒林万木為之廻動而山僧李道之心不變是以自哂已尚有童心也老子二十章若嬰兒之未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我一作甫）歲月亦已久（甫於乾元二年來蜀至廣德元年下峽之期南歲月可謂久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長丁丈切）自覺成老醜（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夫一作人甫謂人性坦率每於杯酒間多忤人意骨鄙習最武夫斥其以名我為武所殺是以痛自刻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抑也記云自後者人先之折節居万夫之後亦其不尚人也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昔如縱壑魚（如縱一作昔甫昔獻三賦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王褒頌如巨魚之縱大壑）今如喪家狗（喪讀去声今既流落无所依棲則又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孔子家語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既無遊方戀（論語游必有方曲礼所游必有方）行止復何有

父母在豈當不遠游甫已喪父母故无遠方之慮或行或上都无拘繫按集有用此東西南北人是也 相逢半新故

取別隨薄厚 故舊與新相知其情有厚有薄故於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言行也 不意青草湖

范汪荊州記青草湖夏月直度百里日月出没湖中吳錄巴陵縣有青草湖 扁舟落吾手 青草湖在岳州甫今

適吳楚舟行經岳州也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

下羅賓友健兒擻紅旗此樂或難朽 或作拔 一日車隱崑

崙 謂日入也莊子徐无鬼篇君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嘗稚以日御曰義和山海經崑崙墟在西北高萬仞 鳥雀噪

戶牖 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爲客不獲西歸曾鳥雀之不若乎 波濤未足

畏三峽從雷吼 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 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

走 胡楚間惟三峽爲至險舟行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從若雷吼此未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了无定居也衣冠嘗

避祿山之亂今又避吐蕃故云重見也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時吐蕃陷京師代宗臨幸

陝中原无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以見其忠不忘君堯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託言黃屋也 終作

適荆蠻 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指弃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安排用莊叟 莊子大宗

師篇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隨雲拜東皇 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東皇指楚也 挂席上南斗 安排謂安分排定外物用莊子養生之術甫以身去中国之地遠適荆蛮荆蛮即吴楚也所以次遲遲往衡山潯東嶽求勝境可以養生也故隨雲拜東方之青帝開帆而上南嶽之衡山也 有使即寄書 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詠曲歌其估客樂云有客數寄書无客心相憶 無使長回首 使如字謂思章使君也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虬渠幽切永嘉温州也此篇當作於天宝之初考之裴虬以天宝干支前尉永嘉將之許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虬作銘曰峥嵘怡亭盤薄江汀勢厭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盤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予逃世於此忘形詩人刘長卿過虬郊園詩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紛紛何處尋芳草留家寄白雲又唐語林觀唐賢題名有何東裴虬字深原大歴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流落楚蜀時虬爲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長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詩又有裴二端公虬旋歸道州詩是也

孤嶼亭何處 嶼徐吕切山髙皃猶言亭亭也 天涯水氣中 謂永嘉濱海也 故人官就此 故人謂裴虬也 絶境與誰同 絶境指孤嶼之遠矣 隱吏逢梅福 前漢梅福字子

眞九江人補南昌尉居家常讀書養性爲事王莽專政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爲吳市門卒遊

山陰謝公謝公謂靈運也靈運爲永嘉守郡有名山肆意遊遨嘗時號云謝公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又有東山焉扁

舟吾已就就一作具一把釣待秋風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尸子釣者謂以繭絲爲綸荊條爲竿綸不絶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之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欻通貴欻許忽切疾貌夫子美韋書記通貴謂忽然而貴也雲泥相望懸雲泥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与泥也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逸矣懸隔白頭無藉在藉謝作籍甫自謂年老不通禁籍也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又恃其老无有藉在朱紱有哀憐朱紱謂韋君爲書記雖矣公哀憐我之頭白也書記赴三捷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矣詩采薇一月三捷入公車留二年甫自謂也漢東方朔待詔公車顔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詔詣公車者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茫一作蒼甫自負其才旣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无歎望道旣不行遂欲乘桴而浮於海此亦夫子歎不遇之意余按此篇亦當次于天寶之間矣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只賓王吉户公寓蜀偶懷欲南下歸吳門之興故滞而獨愁也九江春草外禹貢九江在荊州三峽暮帆前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三峽謂巫峽瞿塘峽明月峽也厭就成都卜公言久寓成都厭如嚴遵也前漢嚴遵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自養休為吏部眠公言困於酒而眠以為留滞休如畢卓也晉畢卓字茂世大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盗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南言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之藥皆在焉人嘗有至者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終莫能至庚信哀江南賦風飈道阻蓬萊无可到之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使君指李劍州也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以李劍州比文翁也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斈官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斈官子弟繇是大化蜀地斈於京師者比

齊魯焉

焉知李廣未封侯 焉於虔切安也以李劍州官未甚顯故因其姓而以李廣比之前漢李廣傳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浪音郎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楚漁父所謂滄浪之水也今將南下故言灩澦以明其所往之如入滄浪之天乃我之扁舟之釣舟也

戎馬相逢更何日 方當戎馬之亂相逢果何日乎

春風迴首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一作寄巴州馬別駕

勳業終歸馬伏波 伏一作真以巴州姓馬故比之馬援也後漢馬援傳字文淵善兵策拜伏波將軍

功曹無復漢蕭何 功曹甫自謂也考之元稹志公墓公自華州司功遷京兆功曹漢高帝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吳錄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也要竊按元稹志甫墓自華州司功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金云功曹其實不赴職任非如虞翻以功曹為孫策之蕭何也會稽亞蕭去声

扁舟繫纜沙

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公欲為荊楚之行尚留滯東川故數纜久而空望南国也此詩盖公在除京兆功曹乃有南往之興而不起矣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歌驪駒將歸也甫欲許巴而之荊南故也前漢儒林傳王式詔除為博士既至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驪駒逸詩名也見大戴礼客欲去歌之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乃通行者所鳴之玉司馬光類篇鵰為鵰雀入大水為蛤鵰入海為珂謂老鵰入水化為珂可裁為馬勒者也按集公奉宿左省詩云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亦謂想朝謁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列子赤驥周穆王八馬之一陸機赴洛詩頓轡倚嵩巖李善注頓猶舍也非無萬里姿飛黃神馬日行万里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戰国策曰夫驥之服塩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

鳳皇從東來東一作天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忽朝

飢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

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因其宜因一作困一作用昔騏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謂驥有万里之志苟非其人則以困頓於長轡鳳有應期之瑞竹花不安則以困辱於飢餓譬言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饕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係辭下日中為市於利競錐刀錐職追切說文銳也翦利之微細也左氏傳刀錐之利不將爭之

置賣列以上哀哀自貢數古者敦本而抑末今市人競爭錐刀之利喧嘩不自恣如置賣以上自取貢數弱阮籍詠懷詩賣以自貢數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莊子則陽齊予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

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贏音盈有餘也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各於化務邪贏優而足恃注邪偽也優饒也何以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農務重穀國家之本是以舉十六相推務觀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則身尊而道高終享元為之治也左氏文公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君是多斂於公孫弘桑弘羊今十六年天下之謀務聚以奪其利於民是

井田之制頭會箕斂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果能禁人之

不爲亂乎是以陳勝天下從之如影響也夢弼謂甫傷玄宗之時政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是知以利爲政未有不亂者也當由肅

宗中興故甫意欲敦本抑末輕徭薄賦此則天下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漢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礼云国之將因有開以先漢自高祖開基哀平之間衰弱王莽篡國光武中興使国祚再永安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力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羽翼与光武倘佯天下收復土宇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奉朝請善得御功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二十八將之功赫然畫像南宮雲臺如张韓彭葅醢之比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徼功養寇以自封其与寇鄧耿賈輩遠矣甫意傷肅宗无駕御英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靈一作雪）閬州城北玉臺碧（唐志閬中有靈山蒼溪有玉臺山按圖經溪在閬中之北豈此所謂玉臺耶又地志高宗調露中建玉臺觀）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已一作未）那知根無鬼神會（根一作眼）已覺氣與嵩華敵（此言靈山玉臺也）中原格鬬且未歸（兩相敵曰格鬬）應結茅齋看青壁（者一作着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也）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山一作色寰宇記嘉陵江在新政縣東一里江源出散關入閬閬地志曰閬江紆曲三面繞之曰閬中杜安爵曰漢江度嘉陵曰嘉陵江度閬中曰閬中江十道志嘉陵江一曰閬中江）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浪花一作閬山）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蕩吐浪切廣韻槳檝屬方言檝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悬櫂謂之槳）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名山志閬山多仙聖遊集圖經曰閬州四合於郡故曰閬山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有錦屏山）

南池 益州記南池在閬中縣東南八里十道志在閬州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巴閬二州之間山多險阻而少平地也 安知有蒼池 巴漢志有彭池大澤名曰靈臺 萬頃浸坤軸 張華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呀火加切字林大空貌 枕帶巴江腹 枕一作控三巴記閬泉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涪陵曲折三迴有如巴字故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故唐人詩有江字呼名千巴江學字流之句也 芰荷入異縣 謂地產芰荷爲他縣所仰給也王安貧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爾雅荷芙蕖也 粳稻共比屋 粳音庚謂水有灌溉之利足養粳稻歲歲常稔比屋之食供而無闕也禮記稻曰嘉蔬黍曰月令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齊民要集杭稻屬也亦杭之總名也道家大藥有用稻米杭米此則是兩物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温服之令人多瘦杭米味甘主利五谷長肌膚好顏色 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 天意欲人止足不使很籍有餘之利也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 西成秋成也高仰之田歲或不熟嶺比以濟也 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晉王一作主 終朝走巫祝

歌舞散靈衣（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堂一作皇）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項羽爭關中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靈衣神衣也其俗每歲以歌舞隊隊布散於靈衣之前亦若陳國風好鬼其亦荒陋之俗哉神之聰明正直況漢祖以英雄之姿肇創漢祚是亦一明王爾豈肯於空陂之上受人酒食之祠乎）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淫祀謂非祭而祭之也且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自古淫祀媚神徼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世鬼神無所施其靈響此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也）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前漢局促如轅下駒）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謂平生有五湖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死馬將也）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漢馬援爲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燧讀漢史

至此嘆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乎是時吐蕃冒松維保三州璘與之苦戰而沒失朝廷之壯士甫是以傷之也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謂馬璘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時用兵璘嘗與甫把臂江上今傷其死也江南謂遂州也後漢廣陵王荊傳封侯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甫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因思其人而淚下霑胷臆也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涪江有射紅亭臂鎗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遂州城中漢節在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是時馬璘與吐蕃戰沒持節而死也遂州城外巴人稀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盡爲之戰死也戰場寃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鮑氏又謂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成都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當考之

泛江

方舟不用楫 謂並船而隨流也 極目總無波 謂風定也 長日容杯酒

深江淨綺羅 謂江光色淨如綺羅也 亂離還奏樂 飄泊且聽歌 聽讀平聲

故國流清渭 如今花正多 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

釋名晦月尽之名也晦灰也死為灰月光尽似之也唐故事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德宗貞元五年始廢晦日置中和節

山豁何時斷 江平不肯流 稍知花改岸 始驗鳥隨舟

結束多紅粉 謂有妓也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歡娛恨白頭 公自謂也 非君

愛人客 晦日更添愁 添一作禁 時景迁移已尽不得不愁也

有徑金沙軟 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沙在沙中王子年拾遺傳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曹植遠遊篇夜光明月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 無人碧草芳 野畦連蛺蝶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

江檻俯鴛鴦 古今注鴛鴦匹鳥也 日晚煙花乱 風生錦繡香 不

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一有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 謂廣德元年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陝 春光日自濃 一作青春 西京疲

百戰 吐蕃留京師聞郭子儀軍至王驚遁子儀復長安 北闕任羣凶 意指吐蕃犯京師由程元振魚朝恩之徒

柳伉上疏吐蕃犯順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 關塞三千里 甫在閬中望輿所在有三千關塞之隔矣

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 兩京陷帝蒙風塵出幸沾露而行蓋言急也 御宿且

誰同 且一作有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殷復前王道 謂殷

高宗帝武丁也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周遷舊國容 周謂平王也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雒邑 逢

來足雲氣應合總雲龍 龍喻君雲喻臣當肅宗中興收復兩京御蓬萊殿羣臣隨帝如雲從龍唐

始都關中經安史乱遷洛陽故比之殷周乾卦雲從龍謂物各從其類也

驄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 青一作倩卷古捲同 草碧

水連池牢落官軍遠 遠一作速謂兵甲已息矣 蕭條万事危 甫憂時之心切

拔於万爭未見其安也 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
如有別離前言雖有兄弟而爲喪乱阻隔不得相保耳 巴山春色靜巴山蜀山也褚宏詩春色
入眼靜 北望轉逶迤北望謂長安在蜀之北也章華賦振華袖以逶迤
日月還相鬬前漢天文志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韋昭曰星相擊爲鬬晉天文志元
帝大興四年十一月癸亥日鬬 星辰屢合圍春秋文燿鉤楚有赤雲如霓圍軫七盤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
爲之圍二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漢天文志高祖七
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至平城爲單于所圍暈謂日月相鬬星
辰合圍言上天示變異之灾而賊盜因也 不成誅執法執法謂熒惑星也今指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之熒惑人
主也漢天文志南宮南四星執法中端內張揖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 焉得變危機焉於虔反安也
執法者大將之權也不命將以誅之則危機不得息矣 大角纏兵氣謂祿山犯京師天王之位尚爲妖氛所纏
續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座庭其兩旁三星曰攝提魏都賦茲回內鼎兵纏紫微 鉤陳出帝畿鉤陳王者法之
主行宮也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兩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注引漢書
音義鉤陳者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
營鉤陳也晉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 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一作因兎牽白馬歲至者

青衣言父老不欲乘輿之出皆牽挽帝衣也行在諸軍闕言軍士稀少也來朝大將稀言藩鎮不朝也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公傷賢者避地多如呂望隱於屠釣今乘輿能如文王遇之而共載而歸乎刘向列仙傳呂望冀州人也避地隱遼東二十年適周匿磻溪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賢載而歸佐武王伐紂作陰謀百餘篇韓詩外傳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

再有朝廷亂謂吐蕃再陷京城代宗幸陝也難知消息眞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一歸一作回一作適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一泣一作哭蕭關迷北上豈代宗之乘輿有畏乎漢武帝之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也蕭關縣屬原州滄海欲東巡謂代宗之幸陝欲同乎秦始皇之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也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言朝廷老臣猶多國躬尚安未遽危也豈無嵇紹血豈一作得言艱難之時侍衛帝者豈无忠臣義士如嵇侍中者乎按晉書忠義傳嵇康之子嵇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榻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不可去也霑濡屬車塵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說一作道孤兒卻走多此公閣官軍逃亡而作也卻走謂退卻而走也漢宣帝紀羽林孤兒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於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也難分太倉粟言國用之也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競棄魯陽戈言兵敗北也淮南子冥覽訓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胡虜登前殿謂吐蕃陷京師也王公出御河謂公卿出奔也得無中夜舞得无一作忍為言英雄之士於斯時豈无覬望如刘琨者乎按晋春秋祖逖字士雅与司空刘琨雄豪著名時与琨同辟司馬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起舞日此非惡声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刘琨与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誰憶大風歌言无人守四方也漢高帝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春色生烽燧前注幽人泣薜蘿幽人公自謂也方春之時而推有烽燧此薜蘿中之幽人无如之何但感物而泣也君臣重脩德猶足見時和題注

城上王荆公作空城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或日當作城空風吹花片片春動水

荒荒一作春莫雨注注　八駿隨天子周穆天子傳天子西濟河乃命正父孫父受敕憲用乘八駿之乘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綠耳踰輪山子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周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穆王深智遠謀使轍迹遍周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自服　羣臣從武皇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万八千里羣臣之從可知矣餘見本紀　遙聞出巡狩早晚徧遐荒祿山乱玄宗出幸蜀く在巴之西昔周穆天子與武帝皆出巡狩以比玄宗之西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州往閬中

登樓 此聞代宗車駕還長安而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 一作春水以天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地開闢以來有之非獨今也玄中記天下之大者水焉浮天載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蜀有玉壘銅梁二山縱使玉壘爲古今英雄割據百千万變亦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左太冲蜀都賦云闕以爲門包玉壘以爲宇地志玉壘山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夢弼謂此聯諷吐蕃寇成都然不能爲朝廷之害也故有下句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此聯又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不改移爾西山吐蕃之寇無用相侵也或謂崔旰反成都起兵於西山非是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昔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以爲之助亮未遇時常耕于隴西作梁甫吟故甫因吐蕃之亂傷朝廷无諸葛之才也○魯訔又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壞邪梁甫吟末句罪晏子今意在元載乎今併錄之

遣憤

聞道花門將謂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謂長安也誰復總戎機戎一作兵木蘭詩万里赴戎機蜂蠆終懷毒左氏傳君无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国乎雷霆可震威或謂至德間回紇請助国討賊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又以吐蕃回紇党項入醴泉郭子儀說回紇使擊吐蕃此詩當謂是邪蒙鄒謂時祿山乱回紇以兵助帝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驕暴難制故欲帝早加以威震之无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乎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漢書禁旱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春秋傳鞭之見血任昉書鞭血四海流離无所。

釋悶廣德元年吐蕃復陷京師二年春已聞車駕復還長安而作也

四海十年不解兵時廣德二年也推而上之至天宝十四載几十年矣犬羊也復臨咸京咸謂咸陽即西京也言祿山連結吐蕃復陷京师也失道非關出襄野喻代宗避乱出奔迷道也莊子徐无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揭鞭忽是過胡城言代宗幸陝所經之地也世說晉王敦舉兵内向明帝騎巴賨

馬齋銜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晝寢夢日遶其城忽然驚覺竟曰此中有黃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金陵地名有湖陰縣前漢志京西有湖縣故曰湖武帝建元元年更名黃帝鼎湖所在豺狼塞路人斷絕言盜賊充塞往來無人也烽火照夜屍縱橫烽燧傳報殺戮之多也烽燧廣雅曰兜零籠也光武紀修烽燧注引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放一炬謂之平安火也天子亦應厭奔走車駕雖歸長安而當時亦有遷洛巡狩之議故云厭奔走也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謂聚斂之重也聞道嬖孽能全生能一作今嬖孽謂程元振也時元振用事致令吐蕃入寇公詩謂未聞元振之死盡罪代宗之不能正典刑以戮之彼代宗幸陜削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私入京師圖不軌事長流溱州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老翁甫自謂也傷干戈未盡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疑指南山群盜也攷之資治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

相聚爲盜吐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爲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是也按南史侯景傳先是大同中童謡歌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讖

麤豪且逐風塵起或謂祿山之反不逞之徒皆乘此爲亂說者又謂宦豎恩之反有從亂者乎風塵喻亂離也

不聞漢主放妃嬪託漢以言唐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按乾元元年出宮女三千人

近靜潼關掃蜂蟻此公戒約麤豪子之辭也謂哥舒翰守潼關爲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鳩義兵以復兩京如掃蜂蟻也

殷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爲虀粉期此告之以必破亡之義也然殷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敗恐碎若虀粉也莊子列禦寇篇子爲虀粉夫乎

未如面縛歸金闕一如一作知左傳許子面縛銜璧

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又教之以未如前期悔過昔縛歸降京師再發皇恩尚有赦宥之理也時賊黨來降者帝復授以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而起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皆由此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一作閬州王使君江亭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斷一作短愁從舞袖

長二天開寵餞開一作悲二天美王閬州蕭遂州能相容庇也後漢蘇章字孺文任冀州刺史故人爲清

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守為主酒敘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五馬爛光輝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川路風煙接蜀道閣與遂接壤也陰鏗百花詩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很成遥俱宜下鳳凰此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黃霸傳霸為頴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或謂昔蕭史王子喬皆神仙人也蕭史與秦女乘鳳而去喬亦乘白鶴而飛此皆美二公之不凡也

滕王亭子亭在玉臺觀內滕王高宗調露中任閬州刺史一作閬州玉臺觀滕王亭子係滕王曾典此州按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也

君王臺榭枕巴山枕之任切粵自漢魏以來有封国者得臣其吏民故称君王也尔雅釋宮四方而高曰臺無室曰榭萬丈丹梯尚可攀言其亭之高也謝玄暉敬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葛洪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亦同仙去故雞鳴天上犬吠雲間也劉向列仙傳邛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邛子隨八十餘宿行度數百里有宮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得符藥而歸成都述異記濟陽山有麻姑仙俗說山上則有金雞鳴玉犬吠清江碧石傷心麗

碧一作錦嫩蕊濃花滿目班此點成乎物而傷其人之亡也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游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觀諦視也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玉臺乃滕王典閬州所造也

中天積翠玉臺遥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顏延年應詔詩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横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上帝高居絳節朝以臺之高而在道觀故直指為上帝之高居而群仙絳節之所朝也遂有馮夷來擊鼓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冰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泠傳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之夫人張華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始知嬴女善吹簫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為伯翳賜姓嬴氏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女弄玉之夫教弄玉吹簫作鳳凰鳴數年吹似鳳凰声鳳凰來止其屋穆公為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更肯紅顏生羽翼謂飛仙也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石林葉夢得曰此聯若不用楷自兩字則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杜甫公妙至到人力不可及也鳥泣集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梁宋孝王傳得賜天子旌旗千乘万騎鶴坊吹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玉臺是浩劫之觀乃滕王於高處爲謂露中爲漢州刺史日所造也度人經云惟昔元始浩劫之家按集有道林二寺詩云浩劫宮牆壯麗敵又李邕詩浩劫浮雲衛是也或曰浩之一劫二劫爲一劫一劫平臺訪古遊以比梁孝王之平臺也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綵雲蕭史駐以比蕭史之鳳臺也江文通雜体詩循不及秦女十五重綵雲注見前扇注文字魯宮留以魯共王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迹在焉昔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宮闕通羣

帝言臺觀之高可以上通天帝也度人經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山海經大荒之中有黃木赤枝群帝取藥呂氏春秋伊尹曰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界焉羣帝取食乾坤到十洲以臺在道觀中於天地之間由此可以到神仙十洲也按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說八方巨海之中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充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十洲始知方朔非世俗人是以延之曲空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焉又見王子年仙傳拾遺人傳有望鶴時過北山頭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舟楫欹斜疾疾一作逆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古詩攬攬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將雲從風舒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見一作是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然北齊陽松玠談藪沈隱侯詩野棠開未落山櫻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甫以避難奔走入蜀故云竄身劉公幹贈五官詩余因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同病得韋郎〔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呉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干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為問南溪竹〔竹一作笋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抽梢合過牆〔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殊方謂劍南故人指嚴武也〕重鎮還須濟世才〔重直龍切廣韻厚也按唐書武仕黄門侍郎与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常怪偏裨終日待〔偏裨謂諸將校也〕不知旌節隔年迴〔旌節謂導引之麾幢也〕欲辭巴徼啼鶯合〔啼鶯合謂春正濃也〕遠下荊門去鷁催〔去鷁催謂督行船也鷁水鳥也今貴人船前畫作青雀以鷙水恠是

也方言曰䴏若謂之閤閤注云今江東船頭屋謂之飛閭甫與武有世契武爲成都尹甫依之及武入朝甫之巴峽今甫聞武再鎮蜀故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荊門以迎武也**自老時危思會靣**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靣安可知**一生襟抱向誰開**襟一作懷言無知已者也

奉待高常侍待一作寄一作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代崔光遠爲西川節度使以亡松維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汶水在鄆州中都縣甫與適相別於汶上已多年矣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魯北蜀亦有汶川出西山有汶水縣于按魯之汶今在鄆州以閔子騫有吾必在汶上之語非蜀之汶川也**飛騰無那故人何**那乃个切故人謂適也初甫與適皆拜拾遺其後適官至散騎常侍則其飛英聲騰茂實甫無以及之也**揔戎楚蜀應全未**揔戎乃大將之權適先除楊州大都督淮南節度使廣德二年召還以李輔國之故出爲彭蜀二州刺史蓋言雖揔戎於楚與蜀而年猶未老也**方駕曹劉不啻過**駕或作偶方駕謂齊驅也論其文章蓋過於曹植劉楨遠矣**今日朝廷須汲黯**言適之居朝其直可比汲黯也汲黯傳數以直諫上怒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寍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中原將帥憶廉頗**

言適之為將甚賢有如廉頗也馮唐傳文帝輦過郎署問唐曰吾居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牧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牧尚不如廉頗之為將也上闘之拊髀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為將豈憂匈奴哉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時適在成都起發赴召與甫相別也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一作寄梓州張使君

淮海維揚一俊人章彝乃揚州人也書禹貢淮海維揚州鶡冠子德万人者謂之俊金章紫綬照青春青春美章彝之少年也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国太尉皆秦官金印紫綬顏師古音義引漢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右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指麾能事廻天地時段子璋反東川章彝指麾討平之美其破敵之勢力能事雖天地之大亦可以挽回也訓練強兵動鬼神美其治軍之威嚴雖鬼神之幽亦可以震動也湘西不得歸關羽關羽字雲長言羽在湘西而不得歸暗言非若章彝留守東川而得歸也蜀先主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荊州事河內猶宜借寇恂美章彝之善守東川如寇恂之不得去河內也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移穎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

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宋書恩幸傳論曰明揚幽側唯才是與 勿云江漢有垂綸有一作老甫自言也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兩句通義紅言花也素言絮也 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言凡往來之人故獨柴荊而已 數有關中亂數色角切頻也 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鄉一作關 地入亞夫營此指言長安屯兵乃公之故鄉而為軍營矣昔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漢文帝自勞軍至其營長揖不拜營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春寒

霧隱平郊樹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 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言吐蕃之亂至今春尚防戍也 林鶯遂不歇忽思高宴會古詩今日良宴會 朱袖拂雲和謂樂舞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於圜丘注云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雙鷰

旅食驚雙鷰一作双飛鷰啣泥入北堂古詩思為双飛鷰啣泥巢君堂應同避燥濕左氏襄十七年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風雨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梁日[illegible]詩問余来何遲山川幾紆直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離乃智物比南去物以見已意也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鷰舍此而去也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易緯通卦驗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朝野僉載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東開蚓出而來十月蚓藏而往月令仲春反舌無声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梁簡[illegible]子囀反覆[illegible]春[illegible]而[illegible]鳴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无声是謂陰息反舌有声佞人在側

喜雨

春旱天地昏春旱一作旱春謂煙塵四起也日色赤如血謂旱之甚也昔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壬辰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農事都已休已一作未兵戈況騷屑騷屑不安貌時求王綱在漢中且欲之閭盜賊因之而起也巴人困軍須謂苦於餽餉也晏子記閭中春秋之巴國也有渝水焉慟哭厚土熱謂愁氣上感月為之大旱也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謂洗雪也穀根少蘇息沴氣終不滅沴音戾陰陽錯謬之妖氣也何由見寧歲國語晉无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群一作羣一作東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甫自注時閩浙右多盜賊也按甫意欲鞭動雷車滂沱而雨一洗吳越之亂且越平則人獲安居天時自得何憂旱乾哉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籍甚黃丞相以黃霸美李使君也前漢陸賈游漢廷名聲籍甚孟康注曰籍甚盛也能名自潁川黃霸傳霸字次公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右為丞相古鴈門太守行臨部居職不敢行私治有能名遠近所聞近看除刺史還遂喜得吾賢五

馬何時到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餘見前注雙魚會早傳囑李使君及時可以到任早寄書逹甫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双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甫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筇竹錦衾二物皆蜀之土宜故甫及之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聽讀平声京房傳化行縣中第最當迁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醒蘇挺切遇害陳公殞唐拾遺陳子昂嘗爲縣令段簡以貲裒殞死獄中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射洪唐劍南道梓州爲我一潸然潸師姦切涕流貌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乱帰欲不得寧不悲傷乎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田畝發墾而不耕矣唐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尽其地也雍州自汧隴已北爲關內道自隴西以西并得禹貢梁州之地並爲隴右道胡騎羌兵入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又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三巴記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廻如巴字巴本国名爲州因取国以名焉洪濤滔天風拔木喻天下兵革未寧民罹塗溺之患也前飛

秃鶖後鴻鵠鴻一作黄鶖音秋水鳥也謂巴蜀騷動處因羽翮之便以附書鴈類也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往南閬州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黄婦女行泣夫走藏婦女一作婦人行泣漢桓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蜀謂凡此句中每由問答之詞用之是詩意原於此東至集壁西梁洋西一作北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西道問誰腰鐮胡與羌時吐蕃與回紇入寇四州之民皆并山谷腰鐮穫麥惟羌與胡而已鮑照東武吟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部晉作㑹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遇賊衝突江山險阻士卒至有化骨生虫而不得休息者矣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烏孫公主歌願爲黄鵠兮歸故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避羣盜汩古忽切唐韻汩沒也悠悠經十年自天寶十四年至廣德二年凡十年
也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甫初欲自閬中而之荊楚今聞嚴武再至成都故南下之計不
成而復歸西川也物役水虛照言身爲物所役水亦虛照而不得優遊而觀賞之也魂傷山
寂然我生無倚著著直略切盡室畏途邊尽室謂全家也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
也左氏傳尽室以行莊子達生篇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迴一作往衫裛翠微潤裛音邑言山中翠微
之氣潤溼衣服也爾雅釋山山未及上曰翠微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棧閣道也避一
作逝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謂吐蕃之亂也飄飄愧老妻
行色遞隱見見形甸切言山有高下林木有隱蔽其行李動色或見或隱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一云人
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中山
之人以其有魑魅而轉石驚之抨弓落狖鼯抨披耕切彈也狖余救切鼯乎胡切異物志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
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其鼻建安臨海皆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以高集下食火煙声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呉

諸郡有之宜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閬州太守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常与嚴武等交結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為晉州刺史寶應二年拜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六年卒於閬州僧舍年六十七也按唐書上皇入蜀琯建議請以諸王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竟廢不專以陳陶之敗也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圖博學多聞皆謂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未今唐書不載此語惜哉或不為圖白之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言淚多而濕之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甫自言昔嘗對房太尉圍碁如陪謝安也晉謝安字安石薨贈太傅初苻堅入寇詔將退敗堅次于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安謝玄入問計安石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其碁如故把劍覓徐君把劍甫以季札自比將欲出之於房太尉之墓也劉向新序延陵季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有上國之使而未獻也其心許之致使於晉反則徐君以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此詩廣德二年春作嚴武先鎮蜀甫依之武赴朝蜀亂甫遂去之梓閬公聞武再鎮蜀故欲復歸草堂也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 眞一作直昔文翁爲蜀郡太守故以比嚴武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至郡合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符〃若左留京師右以與之東觀漢記岸賓上議二千石皆以選出剖符典千里 但使閭閻還揖讓 此甫喜復歸得與鄰里相安也 敢論松竹久荒蕪 此甫不敢以私己之園林久蕪不治爲念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 申舊作猶後漢郡國志漢中郡沔陽縣西有丙穴酈道元水經丙穴出嘉魚常以二月出十月入水泉縣注魚自穴下還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寰宇記興州順政縣東南七十里有大丙山小丙山其山北有穴方圓一丈餘其穴有水潜流土人相傳名丙穴周地圖云其穴向丙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二月時則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連綿從穴出相傳爲嘉魚出丙水也酉陽雜俎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神農本草亦云嘉魚味甘食之令人肥健悅懌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也 酒憶郫筒不用沽 郫貧弥切一作簞甫思嚴武先待我之厚辭我以郫筒之酒而甫不須沽也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居人以筒釀酒蜀王杜宇所都華陽風俗

錄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醲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夢弼謂比說非也郫筒乃酒器也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棊子郫筒當酒壺是也

五馬舊曾諳小徑甫謂武昔嘗過余之草堂也餘見前注幾廻書札待潛夫潛夫甫自比也

處處青江帶白蘋爾雅釋草萍之大者曰蘋故園猶得見殘春故園指成都草堂也園一作国

雪山斥候無兵馬謂西山之亂靖也錦里逢迎有主人謂嚴武再鎮成都也戰國策田光造燕太子曉而逢迎卻行為道

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比隣脂切近也甫用於武有故舊之好而能如此則甫之厚德與夫禎重可見矣

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武每訪草堂置飲賦詠故甫自比之習池荊州則以比武之來宴賞復無窮也按晉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多戲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竹寒沙碧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瀹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為崔盜宅捨為寺今尚存焉

菱刺藤梢咫尺迷菱一作橘甫離草堂之久宜其荒蕪矣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解佳買切曉也以蓬蒿之蔽也書籤藥裹封蛛網籤千

蒺切驗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 言橋與店空送馬蹄於道中往來而已蓋甫不在草堂故也 肯藉

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判晋官切後漢周澤傳澤為太常清潔循行嘗疾齋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憫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余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根不高千尺 新松甫指手植四松也按集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是也 惡竹應須斬萬竿 甫歸故林竹之惡者斫之護其新美者按集有詩曰今晨去千竿又曰此與萬竹疎是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 甫言生計比皆仰于嚴武也国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衰顏欲付紫金丹 丹陽抱朴山人大丹要訣煉粉為銀化石為藥自然伏火去鉛取丹更入華池還源反色用入神室更養火六十日成紫金火丹若人服食化腸為筋變髓凝骨自然不死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古詩有行路難篇

錦官城西生事微 官或作里王荆公作錦官生事城西微甫言傳有宅產也 烏皮几在還思歸 謂以烏皮為几也謝朓詠烏皮隱几詩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恐經乱離而人物變易也側身天地更懷古廻首風塵甘息機甫言厭奔走也共說總戎雲鳥陣總戎謂嚴武爲元帥也太公六韜曰既以被山而處以爲雲鳥之陣陰陽皆備又曰以車騎分爲雲鳥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不妨遊子芰荷衣遊子甫自謂也甫欲參謀議不妨吾逸態而衣芰荷之衣也屈原離騷篇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淡淡一作淙淙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名士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嚴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嚴家聚德星德星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有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助邊得爲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或是否長歌意無極好

爲老夫聽（爲于僞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内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輕白浪（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浮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歸鴈喜青天（鴈一作鳥）一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

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琯相肅宗以事責官右爲漢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也寶應二年琯自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遊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遊湖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豉化蓴絲熟（豉是義切蓴音純大凡羮蓴須用鹽豉以物性最相宜也世説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羮未下鹽豉千里乃湖名也本草蓴生水中華似鳧葵三月至八月爲絲蓴九月至十一月名瑰蓴春夏幼長肥滑爲絲

尊至冬短為猪尊亦名鷁尊刀鳴鱠縷飛潘安仁西征賦饔人切鱠鸞刀若飛使君雙皁蓋漢制二千石皁蓋朱兩幡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池或作亭見前篇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廻首公以自况也晉荀勗罷中書令為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為報籠隨王右軍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王羲之守永嘉五馬常相隨騷人為之吟曰旌旆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凡軍礼將軍伏鉞閫外晉左右列戟以將軍守之如唐之觀察節度也

答楊梓州，

閬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田之利在梓州青溪之西号為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甫有應載阿戎遊之句以美之按晉阮籍謂王渾曰与卿語不若与阿戎談戎乃

謂之子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佛書有曰問世尊安穩否從來不奉一行書行郎户也因知貧病人須弃能使韋郎跡也疎比公識之之辭也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无成頭皓白李陵書男兒生无所成名牙齒欲落眞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寶九載明皇納処士之議以明年朝獻太清宮饗應及郊甫乃獻三大礼賦以題言其事帝奇之長安志大明宮龍朔二年大加因葺曰蓬萊宮咸亨三年曰含光宮長安元年復曰大明宮自怪一日聲輝赫輝王作烜集賢學士如堵墻礼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按新唐書甫獻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又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往時文彩動人主人主謂明皇也運命論高勢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

至德二載甫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出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弃官寓同谷自負薪採橡栗不給遂出蜀卜居成都

晚將末契託年少 年少指嚴武也甫与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尚少鎮成都甫往依焉故也按陸士衡嘆逝賦託末契於后生余將老而爲客

當面輸心背面笑 輸一作論按唐新書甫嘗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外若不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挂于簾上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武与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也或者又謂唐史氏承范雲溪友議之誤以公詩考之武求鎮蜀甫再依武相歡洽無根恨意史氏當失之也

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蒙卦家家迎薊子薊居例切薊子訓皆神仙人以比司馬也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其迫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處處識壺公方術傳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峨嵋玉壘二山皆在蜀潛行謂晦迹也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此聯已下公自叙也望雲悲轗軻轗音坎或作坎軻音可或從土皆不得志也七諫篇然轗軻而留滯畢景羨沖融沖融言司馬養和氣如陽春也喪亂形仍役凄涼信不通懸旌要路

口倚劍短亭中（此縣言屯戍之兵以防寇盜者也）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遺馭清風（此乞憐於司馬也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泠然善也）

春歸

（此言歸當春時非謂春色之歸也）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覆讀去聲甫避楊子琳之亂適東川冠平復以春時歸草堂喜見其當徑之竹臨江而茂倚簷之花覆地而榮也）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倏音叔倏忽犬疾走也甲子紀時節也謂之頻則歷時之已久及歸到草堂驚其景物之變倏忽又春華也按集有一云甲子西南異甲子混泥塗皆言其歷時之多也）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梗古杏切）吾生亦有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此身醒復醉（此身一作且應）乘興即為家

歸來

此篇叙其久在東川而歸也

客裏有所過 過一作適 歸來知路難 開門野鼠走 散帙壁魚乾 謝玄暉詩陵闇尋我屋散帙問所知住帙書衣也壁魚本草謂之白魚爾雅謂之蟫白魚蟫音覃又音尋郭璞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段成式酉陽雜俎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妄今人呼爲壁魚是也 洗杓開新醞 低頭拭小盤 一作低頭著小冠 憑誰給麴蘗 甫欲得麴蘗以造酒也 細酌老江干 干涯也庾信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草堂

昔我去草堂 蠻夷塞成都 今我歸草堂 成都適無虞 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元年夏四月朝廷有詔崔光遠代之未幾朝廷復詔光遠還朝聽爲人自代光遠遂表郭英乂崔旰光遠之族弟素與英乂不平遂舉兵攻殺之亂成都者崔旰也而云蠻夷者蓋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則夷狄之崔旰以臣叛君無君臣上下之分非夷狄而何甫棄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無虞乃無憂也 請陳初亂時 甫請歷陳初亂時之事也 反覆乃須臾 一作斯須 大將赴朝

廷謂崔光遠也羣小起異圖謂崔旰之徒也中宵斬白馬盟歃氣
已麁麤歃山洽切後漢隗囂傳牽馬刳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注引前書匈奴傳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
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𠜱血以飲酒又毋丘儉與文欽同反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又云文欽驍果
麁猛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即古
劍閣道也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洙云即楊子琳柏正節之徒子琳爲瀘州刺史
正節爲邛州刺史其勢不兩大左氏傳物莫能兩大前漢事不兩宜又兩大不相事始聞
蕃漢殊兩卒却倒戈一作兩卒倒干戈卒藏没切賊臣互相誅
昔漢高刑白馬與羣臣盟今旰乘光遠入朝欲殺英乂中夜斬白馬歃血盟誓遂與兵攻英乂又西取邛南之兵以收楊子琳
柏正節北則斷劍閣以自守旰畧其黨羽十人爲刺史欲相連結奈何勢不兩大小人見利則爭安能屈已相專是以肺腑各
異如蕃漢之不相入終也兩卒倒戈相攻旰遂見殺爲知肘腋禍戰國策趙報親城智伯禍起肘腋自
及梟鏡徒梟鳥食母破鏡食父喻賊臣不知君臣之分肘腋言禍起於左右也按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
母破鏡獸名食父黄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泣謂

嚴經如土梟等附廻為兒又破鏡鳥以毒樹果花成其子父母皆遭其食漢書志以為獸楞嚴經以為鳥義士皆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八公左氏僖公五年傳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誰適從

萬人欲為魚唐諱民改作人左氏昭公元年傳劉定公嘆禹之功曰吾其魚乎光武紀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為魚

唱和作威福洪範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孰能辨無辜方崔所之攻子琳正節二子復率兵討肝之乱崔盃又攻子琳正節蜀大乱全無紀綱正謂一国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之一和之楷天子威福之柄妄殺无辜

眼前列扭捩列晉作引

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饑血滿長衢滅一作流釋名四逵謂之衢

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妾一作人妾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可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吁嘆辞也前列扭捩後吹笙竽言喜怒无常獨不顧国家有法令在自相殺戮此亦足驚嘆也

賊子且奔走賊子甫謂也

三年望東吳地理志吳地斗之分野蘇州為吳泰伯之墟泰伯卒仲雍亦傳国至曾孫武王克商因而封之也

弧矢暗江

海難爲遊五湖周禮職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吴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𥁞澤一名太湖一名王湖張勃吴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云太湖有五道別謂之五湖東道長洲松江水南道烏程雲溪水西道義興荆溪水北道晉陵滆湖水東南道嘉興韭溪水余以國語考之吴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當以吴錄之言爲是也不忍竟舍此舍與捨同復來薙榛蕪薙它計切周礼薙氏鄭玄注薙翦也一云除草也故甫是以望東吴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乱欲逃遷下峽之荆南復顧四海之内弧矢皆紛乱不敢忘遊五湖又却歸成都安雅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入門四松在甫昔於草堂植四松今歸猶在按集有詩云尚念四小松蔓草与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隣里憐又云新松恨不高千尺足知甫眷眷於此松而不忘也步屧萬竹疎屧徒協切履襜也按集有詩云我有陰江竹又云今最去千竿又云惡竹應須斬万竿乃知甫植竹若此之盛多也屧一作屧宋袁粲爲丹陽尹常步屧白楊郊野間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一作提榼壺劉伶酒德頌動則挈榼提壺大官喜我來喜一作知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喜一作知賓客隘村墟此甫全用木蘭詩侍天下尚未寧

健兒勝腐儒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儒道不振也漢黥布傳上對衆折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王作飄飖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疣羽求切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甫用傷時不已用也莊子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骨髓幸未枯昔者大夫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飲啄愧殘生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食薇不敢餘薇蕨菜也甫言其貧食之薄也昔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蕨不願餘

除草

去蕵草也蕵音潛又徐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蠆丑賣切左氏傳蜂蠆猶有毒其多彌道周言蕵草亦滿生於脩遠險阻之道旁往來有觸之者其草之芒刺能螫人其毒有甚於蜂之蠆也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焉能待高秋 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待高秋急於去小人者也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 蘭蕙香草以比君子今蕙草同爲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稚 荷胡可切 日入仍討求轉置水中央豈無雙釣舟 先者謂以身率先之日暮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此水化也周礼薙人掌殺草有火水之化是也 頑根易滋蔓 左氏傳无使滋蔓蔓難圖也 敢使依舊亡 小人立黨以黨滋盛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 芟荑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荑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

四松

何賛書序闊步文翁房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謂此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曲礼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小松植於草堂不過高三尺避乱往東川凡經三載矣今來帰已離立如人長又云賊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呉則知甫去草堂及帰時凡涉三歲矣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振直庚切撥比末切振撥觸撼貌得愧千葉黄籬以護松況破則松有觸撼而千葉黄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甫傷兵乱尚不保其故居況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者乎避賊今始歸春草満空堂覽物嘆衰謝及兹慰凄凉按集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是也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以一作為聊待偃蓋張待一作將抱朴子有天陵偃盖之松我生無根帯配爾亦茫茫人生無根帯求欲長与松為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忘勿矜千

載後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玉策記千歲松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万歲）

水檻

蒼江多風飆雲雨晝夜飛亭軒駕巨浪（郭璞遊仙詩高浪駕蓬萊）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持謂守也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高岸尚為谷（詩正月篇）何傷浮柱欹扶持有勸誡（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浮柱欹側此以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蓄意思諷朝廷之材當顛危際莫有扶持者矣叔孫通遴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此言王者當以天下為度一視同仁恩及無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辨諷肅宗示人不廣也）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清溪傍柴門而遊爲事乎蒼惶避亂兵避崔旰之亂往梓州也緬邈懷舊丘謂遠懷草堂之故林也鄰人亦已非謂流離也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舷胡田切船傍也埋沒已經秋甫昨去成都已經三秋向者所以扁舟弊石埋沒於泥沙故不扣其舷以節歌也仰看兩飛翼下媿東逝流謂在東川而未及西歸也故者或可掘故者謂破船也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數色角切屢也白屋難久留

王録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録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寄邛州崔録事

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音因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没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殁鄰人嗟亦休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之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謝玄暉詩茂陵將見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帳在繐音歲疎布也用為靈柩之帳謝玄暉詩繐帷飄井幹淅淅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嘆其池舘依舊而人不可見也梁孝感詩卧柳尚還生遂有山陽作向秀與嵇康爲竹林之遊依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多慙鮑叔知山陽鮑叔以比斛斯也列子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厚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出相管鮑善交素交零落盡劉孝標絶交論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白首淚雙垂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按元稹誌公墓曰南劒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廣德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二其夏公至錦江作此詩以美其將平吐蕃之難也

江雨颯長夏江一作風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府中有餘清呂氏春秋冬不用䈏清有餘也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謂鄭公持軍嚴肅有異名也詩至止肅肅初筵閱軍裝閱視也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六一作四駊騀揚旗旌駊布可切騀手可切馬搖頭也又高皃廻廻偃飛蓋勢迴旋也熠熠迸流星

君昭色鮮明也來纏風颷急纏一作衡去擘山岳傾此聯言揚旗去來疾速之狀也村歸俯身盡妙取暑地平虹蜺就掌握虹蜺喻旗也舒卷隨人輕二州陷犬戎按代宗紀吐蕃陷松維二州二州或作三州致之柳芳曆廣德元年擣運絶劒南節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按集公夔江作往在詩曰前日厭羯胡後來遭犬戎羯胡謂天寶之祿山也犬戎謂廣德之吐蕃也秋本犬種今之犬戎指吐蕃也又有云近關犬戎遠道迷是也但見西嶺青西嶺即雪山也常見青崖而起乃舉烽求援也華陽雪嶺記西南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謂喜得鄭公來作鎮訓練士卒欲奪所喪之故地也時廷命鄭公拓雪嶺斷底右臂是以嚴行劒外按集有早秋詩已收滴博雲中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者是也此堂不易升易以豉切謂食人之祿居人之位當憂其事也庸蜀日已寍庸蜀本蠻地漢時始通中國今鄭公來鎮守蜀中已寍靜矣寰宇記益州古梁州也漢庸蜀之地在秦州漢中巴蜀三郡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甫勉衆且加餐飯毋爲念慮吐蕃而欲適吳楚以鄭公之故也然甫終去蜀之荊蠻且以是辭以美鄭公也王粲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絶塞（塞先代切）大火復西流（大火心星也火西流則寒將至也豳風七月流火左氏哀公十二年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飛雨動花屋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窮途甫自謂知己指嚴武也）暮齒借前籌（甫依武於蜀武辟甫爲幕府從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預節度府參謀也漢張良願借箸以籌之）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長丁丈切甫言日謁武應謀軍府事非能成長老之謀也）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言武待我礼數寬厚不以幕府屬官拘撿之也）節爽病微瘳（節爽乃詩題所謂立秋日氣候清爽也甫素有渴疾惟得涼則少蘇也）主將歸調鼎（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吾還訪舊丘（主將謂嚴武也時武還朝故甫期以入相吾欲隨之歸長安也鮑照詩去鄉三十年復得還舊丘）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借漢以言唐也）朔雲邊雪滿西山（西山即雪山也謂其冬夏常有積雪故也）更催飛將追驕虜（漢匈奴嘗號李廣爲飛將軍驕虜指吐蕃也）

莫遣沙場匹馬還（此戒之之辭也春秋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嫋奴鳥切長弱皃九歌嫋嫋兮秋風）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滴博屯戍之地名雲間以言其高也）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城名也按編年通載廣德二年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克鹽川城吐蕃傳天寶二年已前王昱兵攻蓬婆嶺𢟍劍南要節軍則蓬婆遠在雪山之外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院中一作使院）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王逸荔枝賦緑葉蓁蓁朱實叢生又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言浣花之開似笑我離草堂而兼名幕府參謀也晉山濤嘗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礼為龍門則當點額暴鱗矣）

到村

碧澗雖多雨釋山夾水曰澗秋沙先少泥先陳作亦先先見切先後也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謂為劍南節度參謀也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言既離草堂而入使院則荒逕生草反相迷矣畜積思江漢畜積猶鬱結也思江漢以濯之耳頑疏感町畦町他典切畦胡圭切隴畝也畦埒也言其禀性頑疏所感者但在町畦之間故雖朝夕在院而仍思一歸也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為町畦亦與為町畦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知己謂嚴武言既稍酬報知己之分乃遂歸草堂之故林爾王元長詩野鳥棲故林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魏明帝詩雙梧生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矣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貌甫遭亂奔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凡十年矣彊移棲息一枝安甫時寓嚴武幕府為參謀特

一枝之安也莊子逍遙遊篇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注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清秋鶴髮翁鶴髮者耆老之相庾信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甫言暮年正可為漁釣之遊不當來為幕客也黃卷真如律言詩書以礼法繩人也青袍也自公也當音夜甫謂不早小官也詩羔羊自公退食老妻憂坐痺痺卑利切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敢倒分曹失異同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上官指嚴武也甫得預府幕忝通於上官矣疇昔論詩早甫嘗與武論詩居在早年矣光輝仗鉞雄武今持斧鉞之威來守蜀也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謂嚴武表請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翦拂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露裛思藤架裛音邑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此兩聯言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西嶺紆村北南江遶舍東竹

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皺舩應拆杯乾甕即空藩

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荒蕪而有歸休之意也束縛酬

知己蹉跎効小忠言性蝴蝶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周防

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晝角終不成

尋別業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言如烏鵲之微力不足以任填河之責也俗傳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度牛女駑駘怕錦幪又如駑駘之賽体不足以被錦幪之飾也徐陵詩玉鞍錦纏緹鏤金鞭覆錦幪

會希全物色將放倚梧桐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甫仰望嚴鄭公之知己者冀保其天年遂其真性放令歸倚梧桐以自樂也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不消築城依白帝昔公孫述都成都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之上本曰白帝城是已今甫言荒山之頂

依一作連轉粟上青天築城依倣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者也蜀將分旗鼓以吐蕃僭擾維保三州勢逼近蜀故分旗鼓以

[illegible]之羌兵助鎧鋋也一作[illegible]鋋時連切小矛也氐羌青和好殺氣日相纏以吐蕃北有先帝時盟好而爲寇不已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明皇還蜀後蜀東西兩川爲兩節度列防秋三城民罷于役高適上疏論之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不聽煙塵侵火井火井雖在卭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按蜀地志火井在臨卭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史隆隆如雷聲爛然通天取井火還煑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火煑之不過二三斗鹽耳博物志臨卭縣南百里火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火即滅雨雪閉松州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風動將軍幕幕一作蓋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漫謨官切漫山謂賊壘之多也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子弟言充兵之人也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寰宇記蠶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灌口米船稀寰宇記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崖口右所謂天彭關也此四句言爲可憂矣故繼以下句辯士安邊策辯士說客也元戎決勝

戚〔元戎主將也〕今朝烏鵲喜〔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假漢以言唐也漢中王瑀乃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璡之弟代宗親王叔父也〕成都老客星〔甫自喻也有如嚴光与光武同宿太史占客星犯帝座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秋一作飛王瑀乾元元年出刺蓬州与甫相別五歲矣〕忍斷杯中物〔題注陶潛詩且進杯中物〕眠看座右銘〔眠一作祇王作眠當從之昔崔瑗子玉有座右銘〕不能隨皁蓋〔皁蓋指漢中王也漢制二千石朱轓皁蓋〕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能王作登謂早出也〕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甫言王因酒得病卧而不起遂斷不飲也〕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蜀都賦觴以清醥一醉累月〕江魚美可求〔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西京雜記梁孝王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寰宇記漢州有鴈橋以水有金鴈墜於此池日暖則見影故名或謂天后時諸御大夫晦日

重宴高文亭林亭多賦詩而高橋詩云駕言尋鳳侶又云乘顫俯鴈池以是知鴈池之名其來尚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警軀動貌策可以擊馬謂片言無益亦猶以策擊馬得其驚動也莊子警策我也文賦乃一篇之警策梁鍾嶸作詩品云陳思贈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鄴中士衡擬古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猶憶酒顛狂憶一作記魯衛彌尊重喻汝陽王璡中王乃天子之叔父兄弟俱領重鎮也論語魯衛之政兄弟也徐陳略喪亡以徐幹陳琳喻劉天寶中曳裾王門之賓客友已多士矣魏文帝与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也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枚叟者乃甫以梁王兔園之客枚乘自喻也甫言朋友凋喪惟漢中王兄弟与甫在應念昔日結交之時不宜今日相弃也雪賦召鄒生延枚叟論語由也升堂矣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不關輕紱冕倉頡篇紱綬也說文大夫以上冠也但見避風塵甫以左拾遺出爲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一輕紱冕者但以風塵之警不得不避亂也一別星橋夜華陽地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三移斗柄春以志時也斗柄隨時

而指於昏指東則爲春矣三秋則三年矣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即柄也敗

云非赤壁言潼關之敗兩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也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控抑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周瑜所能敗也奔走爲黃巾爲千偽切黃巾以諭祿山也後漢皇甫嵩傳鉅鹿張角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靈帝中平元年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蜀劉焉傳京州逆賊數千人自號黃巾又鄭玄傳會黃巾冦青部避地徐州子去何

瀟灑子拍王侍御也余藏異隱淪甫因奔走避冦遂成隱淪非本志也餘詳見前注書成

無過鴈言欲寄書而之使也蘇武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其等在某澤中故范彥龍詩寄書雲中鴈爲我西北飛是也衣故有

懸鶉公自叙其貧也荀子子夏貧衣如懸鶉恐懼行裝數數色角切伶俜臥疾頻伶郎丁切俜普丁切失所皃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春鸎秋月人所賞翫而覽者所工者在於迸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者會面嗟黧黑李斯傳禹鑿龍門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含悽話苦辛謝靈運廬陵墓下詩含悽泛廣川古詩故鄉長辛苦接輿

還入楚言甫自蜀適荆衡故以接輿爲比也接輿楚人論語楚狂接輿是也王粲不歸秦自蜀不得歸長安之故鄉故又以王粲爲比也謝靈運擬魏公鄴公詩序云王粲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詩曰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錦里殘丹竈言去錦城之久空殘煉藥之爐矣花溪得釣綸言浣溪之人得我前日所遺之釣綸矣消中祇自惜消中甫自謂有消渴之病也晚起索誰親索蘇各切謂流寓索居而無骨肉之親也或謂索音求索之索亦通伏柱聞周史杜史比王公之爲侍御也劉向列仙傳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轉爲守藏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乘槎有漢臣乘槎豈非美王侍御嘗使吐番乎餘見查上憶張騫注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言王侍御不可得而親近如鴛鴻龍虎之莫能狎馴也古樂府莫狎鴛鴻侶曹植曰嗟龍虎之未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時王侍御守漢州甫自秦亭弃拾遺而來今一見之有如舊相識也晉葛洪挂冠不仕孔叢子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言共遭亂離而爲心友貞可以託死生而不以甫之貧賤爲恥也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麄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

穩長如字男大卷書句兩聯通義言粗糲之飯依如他日所以窮愁者在乎女長男大則婚嫁之事來相追矣湔口江如練湔音崩切又普求切此以下言王侍御之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冰擁江作湔曰湔堰在導江縣又云湔口在彭州或云湔口岷江所經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蠶崖雪似銀王洙云蠶崖關在西山黃庭堅云蠶崖在茂州帶雪山豈言云蠶崖在松州名園當翠巘魚蹇切野棹沒青蘋憂喜王侯宅王侯宅統言王侍御與嚴鄭公也時邀江海人甫自謂常為嚴鄭公王侍御戲遇也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甫期與王侍御心德之芬芳有如芝蘭之秀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或謂晉謝玄答叔父安曰子弟譬如芝之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何煩棟宇鄰甫草堂在成都浣花里王侍御所居在導江縣故有是句陶潛孝廉參軍四言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山陽無俗物言王侍御之門下无俗客也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遊經康所居之山陽作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阮籍謂王戎曰俗物以復來敗人意鄭驛正留賓又以鄭莊比王侍御之礼賢也史記鄭莊為太子舍人嘗致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出入並鞍馬鮑昭詩鞍馬光照地光暉粲席珍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重遊先主廟先主廟今在南門外更歷少城闉少城張儀

所築也石鏡通幽魄蜀王葬其妃徇以石鏡琴臺隱絳脣琴臺乃司馬相如彈琴之
所餘址見前注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榛此兩聯又寓意傷鄭公之死明舊凋喪今幸遇
王侍御礼待之壁可以娛足也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此聯以下甫自敘其依王侍御
也求者又謂此以結上句初以石鏡送終今墓中之人已糞土矣以琴結夫婦之好今則徒生荊棘矣既往之事為可弔則致酒觀碁以
遣懷耳匼匝甘累趼趼古典切足趼也莊子百舍重趼而不息稍稍息勞筋網聚
粘圓鯽絲繁煮細蓴蓴音純水菜也此聯又言歸浣花草堂之樂也餘見前注長歌敲
柳癭癭於郢切謂鐏也瘤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是也小睡憑藤輪藤輪藤車也謝朓詩花亭引藤
輪是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忘无放切浮生難去食良
會惜清晨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㺄猰烏
八切㺄勇主切猰㺄獸名喻盜賊也尒雅釋獸猰㺄類貙虎有爪食人飛走郭璞注貙大如狗文如貍淮南子本經訓猰㺄為害堯使羿殺
之万民皆喜休作畫麒麟但以除猰㺄為心不必志於畫形麒麟閣上也餘見今代麒麟閣注洗眼
看輕薄輕薄言交道之不終者甫盖有激而云耳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

古重雷陳（甫之望王侍御者至矣後漢陳重与雷義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与雷）

送舍弟潁赴齊州三首（潁一作頻　齊州古之濟南固也按集大歷三年有懷潁觀諸弟詩又有弟觀迎親就當陽居詩又有隴右月夜憶弟詩又有弟豐獨在江左詩又有弟觀藍田迎婦詩甫四弟觀豐潁已見於詩舍弟占歸章堂檢校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是也）

岷嶺南蠻北（岷嶺蜀之岷峨山南蠻南詔蠻也）徐關東海西（徐關齊地也言弟潁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此行何日到送汝邁行啼絕域惟高枕（公自中原而來蜀則亦以蜀為絕域大抵言異方也）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通一柱觀（觀古玩切荊州記江陵有臺上有一柱衆梁拱比觀或云荊州有一柱觀士人呼為木履觀十道志一柱觀荊州臨川王起衆梁萃一柱齵角類事江陵臺甚大惟有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獻典類荊州臨川王義慶立觀其大但一柱）日落望鄉臺（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公自言也時吐蕃未息故戎服以在防戰之地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匹馬逐秋風（言弟穎之行色也）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淮南覽冥訓鉗且大丙之御去鞭棄策車莫動自舉馬莫使自走不招指不出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鶤雞於姑餘又絕六論軼歸鴻於碣石附騏驥於搖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 得沾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 聞一作闌 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烟集虛蒙清露沾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此二詩甫之措意極爲深遠以意逆志求者當自思矣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鐏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今成都則梁州之域也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是也 岷山到北堂 到一作對岷山蜀之岷峨也山海經岷山江水出焉 白波吹粉壁青嶂

挿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虚點綴沙草

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蘂亂拂黛

石蘿長谷暗非關雨楓丹不爲霜秋成玄圃外成一作城淮南子墜形訓崑崙上有木禾其脩五尋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景物洞庭傍地理志洞庭湖名在岳州之巴陵縣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晉謝安寓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魚弋山水毎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放情丘壑及薨贈太傅故靈運述祖德詩云遺情捨塵物正觀丘壑美是也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得溪字○池在府内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王彥輔云即汚池也在錦城西

湍駛風醒酒駛苦夫切疾貌也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

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古今注鴛鴦匹鳥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巢傾

翡翠低異物志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用以爲飾莫須驚白鷺爲伴

宿清溪（甫指浣花溪爾）

初冬

垂老戎衣窄（謂作參軍詠也）歸休寒色深（休一作來時方戍也以防吐蕃歸休謂休假以洗沐也）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著張略切）日暮習池醉（謂陪嚴鄭公出也晉山簡鎮襄陽習氏有佳園池簡日出遊輒醉而歸）愁來梁甫吟（甫以諸葛亮自比也昔亮憤漢衰亂嘗作梁甫吟今甫之效其亦厭唐室之亂乎）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掉徒弔切搖也古今注鯨海魚也雌曰鯢）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逶迤委曲貌此兩聯皆敘織段之紋也）客云充軍褥承君終宴樂（宴樂謂安樂也）空堂魑魅走（魑魅一作魍魎空堂言堂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魑魅走言鬼[illegible]驅此物也）高枕形神清（言爽人神思也）領客珍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左氏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施之混柴荆言柴門荆戶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也先王之制衣服器用皆有尊卑貴賤等差不得奢僭踰法者也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裋一作短煌煌珠宮物蒼頡篇煌煌光明也珠宮謂龍宮也寢處禍所嬰所一作相嬰一作縈嬰累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者後自大徒務乘肥衣輕不以干戈之亂未息為念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詳末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瑱陟刃切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上元三年肅宗追入京裴茂稱瑱跋扈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瑱入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鄠縣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吝一作咎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奈何田舍翁甫自謂也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卷與捲同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茹一作飯茹食也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不如老此物還客惟振其粗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

可享此奢靡之物耶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覺心懷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何以加此家語孔子在陳藜羹不糝

至後　一作至前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　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添長一線又唐雜錄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按集有至日遣興詩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又小至詩云刺繡五紋添弱線　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甫自言只服九品服尔　金谷銅駝非故鄉　金谷園銅駝街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景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相望　望叶音忘棣蕚喻兄弟按集有云弟妹各何之是也　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凉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數叢　後漢劉延傳注綿州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北十道志有紫巖山綿竹之所出焉綿竹蓋産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　亭亭高貌　江上舍前無

此物幸人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廻鵝鴨宜長數（爲于僞切）（數色主切）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易以豉切）匡床竹火爐（淮南子匡床蒻席非不寍許慎注匡安也）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蓬壺乃神仙所居之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焉曰方壺蓬萊是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靈仙之所窟宅）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謂山水圖）

所畫之舟也國語范蠡為越王句踐滅吳反至于會稽辭於句踐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喬鶴不群鶴或作鵠古字通用此謂山水圖所畫之鶴也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或作相並坐仙老暫相將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贈別賀蘭銛銛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荊榛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時俗士之饕戾者也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此傷賀蘭而閟之老驥倦驤首甫自喻如老驥之倦舉頭以求人謂無伯樂以知已也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蹏汁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

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於是驥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見伯樂之知己也 蒼鷹愁易馴 蒼一作飢甫以賀蘭勸如蒼鷹之愁側翅隨人苟於食養易為馴押也翻志曹公謂陳登曰待呂布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 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貧賤累乎飢貧何獨賀蘭乎 國步初返正 謂肅宗收復京師也 乾坤尚風塵 謂史思明尚吞噬相倚也 悲歌鬢髮白 甫為國家憂也 遠赴湘吳春 甫謂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荊吳也 我戀岷下芋 岷山蜀之岷峨也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意岷山之芋也前漢食貨志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千里有蹲鴟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蹲鴟芋也 君思千里蓴 蓴音純水菜也吳地出蓴菜鱸魚賀蘭在蜀忽思吳中之蓴盡感其物而思其人故也晉張翰吳人也守官京洛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世說陸機云千里蓴菜未下鹽豉千里者吳石塘湖名也 生離與死別 屈原九歌悲莫悲兮生別離 自古鼻酸辛 後漢八公孫述傳可爲酸鼻廣陵思王荊依飛書與東海王彊太后年老遠斥居邊觀者鼻酸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謂酒也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周庾信謝賜酒詩浮蟻對春開鷗泛已春聲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藥許鄰人斸公之不吝如此按集有天寒斸茯苓之句謂以鐵錐斸也而得之也書從稚子擎言文書多任稚子也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公自歎老而猶叅嚴鄭公故人之幕府也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隋藝文志肇有餘力詞無竭源跡寄朝廷舊甫歷仕玄宗肅宗代宗之三朝也情依節制尊甫入蜀依劍南節度嚴鄭公幕府以為叅謀也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公欲枉嚴鄭公之駕故以陳平之貧以激之陳平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 甫乃長安人避地於蜀去故鄉有萬里之遠 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 秋因賦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桃源自可尋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行窮其林林盡水原捨船而入豁然開朗土地平廣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便要還家皆出酒食數日辭出遂迷不復得路 艱難昧生理 昧一作俴一作賤 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 蜀郡廣漢郡犍為郡為三蜀也 蹉跎又六年 公自乾元二年冬到蜀至今永泰元年凡六年矣 客身逢故舊 甫與嚴公乃世契甫寓於蜀嚴公又節度劍南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 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輒結為衣號曰百結衣文中子曰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晉董京字也 頻遊任履穿 莊子山木篇衣敝履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 藩籬無限景 陳作藩籬頗無限 恣意買江天 買一作向謂江天恣意賞眺不費錢也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石鏡雪山並見前注 赤管隨王命 甫爲檢校尚書工部郎故有赤管也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

銀章付老翁 銀章方賜朱服也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 豈知牙齒落 東方朔答客難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名玷薦賢中 甫歎暮年而膺嚴鄭公之薦辟也

扶病垂朱紱 甫嘗病渴以今歲方賜緋魚袋也 歸休步紫苔 歸休謂休假以沐浴也沈休文客位紫苔生

郊扉存晚計 顏延年詩側聞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此乃衰暮者之計也 幕府媿羣材 甫自謙也

燕外晴絲卷 卷与捲同 鷗邊水葉開 鄰家送魚鱉 問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 魏王粲字仲宣嘗避亂客荆州 中年召賈生 漢文帝謫賈誼爲長沙王傅後歲餘思誼徵至宣室

登樓初有作 粲在荆州思歸嘗作登樓賦夢弼謂甫時避地在蜀依嚴公故自比王粲也

前席竟爲榮 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夢弼謂甫以晚年蒙嚴公薦辟檢校尚書員外郎故自比賈誼也

宅入先賢傳 先賢傳荆州有王粲之宅 才高處士名 謂誼之才高出乎處士之右矣應劭風俗通處士若隱居故言也

異時懷二子 二子謂王粲賈誼也 春

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 行胡岡切列也 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朱阮乃鄰外相知也

欲作魚梁雲復湍 復一作覆讀去声 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魚梁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出雲雨魚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行胡岡切 牕含西嶺千秋雪 西山白雪四時不消 門泊東吳萬里船 甫欲南下乘萬里之船而歸東吳也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椶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 甫自謂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 根居隙地怯成形 今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怯於人之所易見也

營室

我有陰江竹［甫植萬竹於浣花溪之草堂按集有詩云入門四松在步紫萬竹疎即此陰江竹是也］能令朱夏寒［尔雅夏爲朱明纂要夏曰朱夏］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甚一作如］不顧剪伐殘［詩甘棠勿剪勿伐］東偏若面勢［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考工記審曲面勢］戶牖永可安［謂戶牖之間庶無久風雨永可以安佚也］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甫避亂適梓閬復歸成都再營草屋室伐竹千竿以爲用謂愛惜此竹凡六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伐之故見白日而聞奔湍也］度堂匪華麗［度徒洛切］養拙異考槃［甫言藏拙於草堂之間若碩人考槃之成樂也詩衛国風考槃章句毛萇傳考成也槃樂也陳少南謂考擊也槃器也考擊其槃器而寬寤之也］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除草曰薙言雖有薙葺之勞而吾之衰病可少寬也］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古詩上言加餐飯］寂無斤斧響［甫葺草堂芟斫不剪椽柱仍不斲削盡順其所適故无斤斧聲也］庶遂憩息懽［憩起例切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次乃次舍遷次謂遷卜此居也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一老甫自称也詩十月之交不憖遺一老愁破是今朝言司馬弟之來破我之愁也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題注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遥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謂景之勝雖絕矣而驚其身之已老我之身雖老而發其興則奇也座從歌妓密傳毅舞賦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懽忻也西京賦促中堂之密座樂任主人為樂音洛謂歡樂之事一任主人為之也重碧拈春酒拈一作拓一作擎拈魚兼切指取物也按元稹元日詩羞看稚子先拈酒白樂天歲假詩歲酒先拈辭不得以此知拈酒乃唐人之語也拈或作酤非是輕紅擘荔枝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也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昔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甫以桓典比嚴侍御也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雲雨散喻別離也宋玉高唐賦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虛費短長吟古詩有長短吟山帶烏蠻闊巂州西有烏白蠻梁益州記巂州巂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江連白帝深公孫述以永安為白帝城烏蠻闊白帝深皆言其阻遠也船經一柱過十道志一柱觀荊州羅含宅臨川王建梁華一柱鱗角類事江陵基甚大惟有一柱衆梁拱之晏元獻類要荊州臨川王義慶於羅公洲立觀甚大但一柱留眼共登臨留一作遊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安軍麴米春乃曹之酒名也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捩柁開頭捷有神開頭一作鳴鐃捩練結切柁吐羅切皆行船號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忠州作。舊唐書永泰元年正月已卯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黃門省侍中散騎常侍掌密命入直殿中故潘岳秋興賦云寓直散騎之省蓋騎省深嚴若今從官直舍非今所謂省也按漢書豹尾比省中注凡省皆禁禁字元后父諱故改禁為省又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因遠遊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班固傳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何殊地下郎王隱晉書蘇韶已死其弟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致君丹檻折新唐書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按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文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哭友白雲長自渝州望長安而哭為白雲長矣說者又曰謂白雲之篇最長於人也獨步詩名在適有詩名於唐魏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僕少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五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又南史王筠字元禮沈約謂為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秪令故舊傷

宴忠州張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舍舊宅也陳作巷晉書阮咸與

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費弼謂此甫以阮咸比張使君以阮籍自比乃知叔姪之相得者矣

不是怕胡灘胡王荆公作湖朗灘忠州下吳灘也樂助長歌送送陳依逸林饒旅思寬林一作杯費弼謂當以杯為是昔曾如意舞如意乃所執之物晉石崇嘗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王戎嘗以如意起舞餘如前注牽率強為看率左氏傳牽率老夫

禹廟 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招魂篇仰觀刻桷畫龍蛇盧照鄰文翁講堂詩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雲氣噓清壁一作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書益稷篇予乘四載孔氏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山林刊木通道以治水也輴音春樏力追切史記河渠書禹堙洪水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路橇山行即橋橇音絕橋一作輂疏鑿控三巴疏鑿或作流落山海經正南有國昔大皞生咸鳩咸鳩生乘釐乘釐生後昭是為三巴人也巴者泉東南流流曲三折如巴字故名三巴又三巴記曰閬泉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十道志渝州巴縣弁巴東西是為三巴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獻帝時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遵建議分巴為二郡穎欲

得巴舊名故曰巴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永寧爲永寧郡朐忍至魚腹爲固陵郡巴遂分璋復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 前注 井邑聚雲根 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八極盖取五嶽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 小市常爭米 後漢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爲市井孔奮傳胡市日四合注古者爲市日三合周礼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婦爲主今人貨繁故曰四合 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 空一作豈過客甬自稱也老子三十五章樂与餌過客止謝朓詩過客無留軫 莫覓主人恩 主人指張使君前篇有宴忠州張使君姪宅詩 淹泊仍愁虎 泊一作傳 深居賴獨園 金剛經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唐舊書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 如一作知非言嚴公之母尚健

如宿昔耶部曲異平生言部曲有異於存日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鮑照東武吟將軍既即世部曲亦罕存風送蛟龍雨以辰公若蛟龍則風之所送者蛟龍雨也天長驃騎營晉書鄭王攸遷驃騎將軍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謂嚴君有恩德遺傳於後人使人哀思之不能忘則嚴君之情可見也

到雲安所作雲安縣楚峽分野也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謂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我得以展盡蘊無有遺恨也詩秦風温温恭人惟德之基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謂鄭賁如芝蘭玉樹之芬芳人所喜而見慕者其可闕於親近乎劉子与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甫之遭亂衆人皆責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貪爲素隱耶晉孫綽讃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細人尚姑息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

肯哂哂式忍切笑也安一作焉謂小人唯以姑息小惠相結闒侮慢無所不至獨鄭貫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以而敬之足見其高懷而有識者也里飛欲何待言鄭貫官雖卑不辭低飛去舜時而後動也捷徑應未忍不忍爲仕途捷徑枉尺而直尋耳張衡應間曰捷徑耶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者咨我不忍敏爲曹大家東征賦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從廬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爲仕途捷徑一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甫言當羈離之際得接遇鄭貫亦足以慰牢落之精也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水陸迷畏途畏一作長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藥餌駐脩軫言以丹藥延年也江淹賦駐脩軫乎平原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步趾詠唐虞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爲號追隨飯葵堇葵堇謂蔬食也鮑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尒雅釋草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illegible]若堇注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好讀去声時感好事縣尹相餽餉也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甫心雖欲朝謁柰肺疾矛盾不合心願見衰老欲排金馬門尤非本意也左氏傳魯人以爲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張景陽詩寒花發黄采秋草含緑滋）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頻改易而不聞也）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袷（袷古洽切說文無絮衣也陶潜詩心遠地自偏秋興賦御袷衣）山擁更登危（風俗記九日登高以攘災厄）萬國皆戎馬（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酣歌淚欲垂

荅鄭十七郎一絶

雨後過畦潤（過古禾切經也畦户圭切菜圃也）花殘步屐遲（屐奇逆切履也）把文驚小陸（此甫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比之陸雲也晉陸機爲大陸雲爲小陸二陸皆以文章知名）好客見當時（好讀去聲此又以鄭十七之喜客比之鄭莊也前漢鄭莊字當時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按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寇奉天京師大震帝自將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故曰西征）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一措

作獨不忘舜謳歌忘毋放切甫閔久之亂蜀人聞之心駭而所謳歌不忘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天險終難立劒險乃天設之險甫言西蜀豈能把之終難存立矣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或若叟謂甫以崔旰乱成都故避之東川然旰雖叛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劒閣之險終難自立也柴門豈重過重儲用切再也過古禾切經也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也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逗文透切注也深懷成都之意錦江巫峽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

萬里橋西宅西一作南誤也百花潭北莊甫之草堂在浣花萬里橋之西地有百花潭按集甫有詩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滄浪是也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前注錦城曛日黃曛謂黃昏時也餘見前注惜哉形勝地張孟陽劒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回首一茫茫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嘆息形勝之地而真憂之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